

刘庆邦短篇小说

(1986—1994)

编年卷二

新娘

刘庆邦

刘庆邦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短篇小说

(1986—1994)

编年卷二

新娘

刘庆邦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 卷 (二), 新娘/刘庆邦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321-6355-7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7116号

发 行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丁旭东

书 名: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 卷 (二), 新娘

作 者: 刘庆邦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18,000

印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55-7/I · 5075

定 价: 40.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目 录

保镖	001
热草	013
煎心	021
窑哥儿	047
媒人	057
拉倒	065
站不稳	072
为你们保密	080
还乡	093
汉爷	107
新娘	119
闺女儿	130
胡辣汤	149
白煤	172
水房	184
捉对	199
屠妇老塘	212

血劲	233
继父	249
走进琥珀	265
澡塘子	278
河床	291
灵光	307

保 鏢

月亮黄黄的，很满，秋露打湿了夜的各处，各处都有些寒意了。顺头坐在代销店门前不远的树黑里，人看不见他，他能看见人。等代销店的门开了，窑主从里面走出来，他才会适时地迎上去。涂满月光的两扇白木门紧紧关闭着，没有一点要开的意思，他还得等。他对人生那件事情还缺少切实的经验，不知完成一次到底要用多长时间。窑主往日的进出呢，也没个准稿子，或一颗烟工夫，或一顿饭时，或整整一个通宵，不能给他的估算提供一定的依据。他不着急。

听到金属相撞的闷响，他看见窑口又提出一大铁罐煤，白惨惨的电灯光下，两个乌黑的人形抢上去把罐推翻，煤块倾下井台时一阵焦响。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一个人，似乎问窑主哪里去了。乌黑的人之一回答说，窑主打井去了。问话人不明白所指，不走，还问那人说，窑主真的打井去了？他加了一点解释，窑主明知那口井里无煤，还是一个劲打，并往代销店方向别了一下脸。问话人会意，三个人都笑了，咕咕嘻嘻的，笑得有些异样。

顺头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慢慢走过去。窑口的几个人认出是他，立时全哑了，手脚有些不自在。说窑主打井的那位跟他招呼“忙呢”，得不到回答时，想到招呼不得体，稍稍有些慌

乱。后来的那位悄悄退走了。另一位忙掏烟递上，擦一朵火，捧着，为顺头点燃。顺头吐了几口烟，说月亮大，露水大。那二人表示赞同顺头的看法，也说月亮大，露水大。顺头无声笑笑，又到树黑里去了。夜往寂静里沉下去，遍地的虫鸣泛上来。虫鸣越繁密，夜显得越静，人仿佛被宏大的昆虫的合奏哄抬着了。一只夜游狗，狼一样无声无息潜来，在代销店门前一路乱嗅。顺头的职责让他抓起一块石头，向狗击去，准确地击在狗腿上。狗惨叫，拖着瘸腿跑了。

代销店里的两个人为狗叫惊醒。窑主支起半个身子往窗口瞅，窗口虽然栅上了指头粗的密集钢筋，他还是习惯先往那儿瞅。他不会忘记，一块碗口大的石头，豁唧砸进来，落在这张床上。烂了的玻璃还没换上，弹弓强劲的皮条又裹挟着一颗钢珠打进来，削眉骨而过，差点毁了他一只眼睛。至于往屋里续进长蛇，甩进粪泥，或扔进点燃的炮仗等，就不算什么了。狗呻吟般的哭声听不见了，他无意再睡，拉过一件衣服说：“我走。”得不到答复时，他轻轻晃晃暗里放光的白膀子：“小五，小五，你睡吧，我走了！”

“走就走呗！”小五一翻身给他个背。背也放光。

窑主有些滞黏，不好就走。他懂得的，在这个事情上，女人让你走了，心里却不许你走；女人不放你走，你留下诚实的许诺再走脱，两下里才相安。他还要再待一会儿，让小五把“走就走呗”的话收回。他说顺头在外面等着，夜凉了，老让人家淋露水不合适。他说顺头这年轻人不错，真是雇对了。又提起夏天的一件事，那天晚上的他从一处结账回来，半路上跳出几个黑巾捂面的人，欲行打劫。顺头并不说话，一脚就把一个人的腿骨踹断

了。那伙人见状，抢了人就跑了。而在此之前，他曾两次遭人捆绑，搜尽钱财。

小五说：“他那么好，你跟他……去吧！”

窑主即刻想到所说的话错了方向，让小五得了一个难道我不如他的把柄，干脆躺下，说：“好，好，不让咱走，咱不走，行了吧。”

“谁不让走，没人说不让你走！”

往下的话不太好接，窑主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宽厚地笑了：“你呀，真是个孩子。”

“我是孩子，我当然是孩子啦，我要不是孩子……”小五鼻子抽抽的，像是哭了。

局面和窑主今日刚来时接通，要把这局面重新扭转，窑主有些力不从心。他的年龄是小五十六岁年龄的两个半相加，年龄的悬殊给他添了许多预想不到的麻烦，他收到不少恐吓信，要他立即和小五断绝关系，不然就骗他。他说：“谁敢动我一根汗毛试试！”话虽这么说，他放出口气，谁要娶了小五，他宁可送一部运煤汽车。可事情像是有了公约，竟没人来开走这部汽车。小五把话接过去，说既然这样，就把汽车送给她家哥，她不再嫁人，身子永远归窑主所有。窑主稍稍有些犹豫，她就生气，就哭，不许窑主动她。窑主当真不动她，她又说：“我去死！”窑主于一种舍不得她死的情形中将她狠狠抱着了，接下去，汽车的事可以暂且不提。可是，弄到后来，小五的优势和女人共有的挟持男人的本能，使得窑主屈服，答应将汽车移交。小五要报答，少不得在一种窑主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新方式中给窑主以新的乐趣。如此，那忠于职守的保镖只好在月光下的树黑里再守一个通宵了。

顺头没有怨言，一切都静静的。第二天早上，窑主有些歉疚地拍拍他的肩，喊他“老弟”，他只是静静一笑。他去一个废弃的窑洞里练完每日必修的武功出来，脸有些黄，并有些许汗水，表情还是那么平静。他是一个沉静的人，他的沉静对仇视窑主的人是一种威慑，而让窑主感到忠实可靠。

窑主打得一手好算盘。进了账房，手上油红的珠子丁冬脆响，绝不敢错了谱，谁都算不过他。每天找他的人很多，他背后那个不怕砸不怕烧的铁柜作证，尽管有的人暗里十分恨他，到这里一律谦恭。窑主也不做人，以告饶的口气解答对来人的要求不能满的理由，弄得事情好像调了个个儿，使来人在精神的对比上得到一点小小的满足。也有人出门后觉悟出受了蒙蔽，气不过，返回来指着窑主骂一通，说他有了前（钱）心没有后（厚）心，一定没有好下场。这时窑主脸色苍白，张着嘴发不出音，手指哆嗦得拨不成算盘，半天缓不过气来。也有红着脸进去笑着眼出来的，那必是握有一方权柄的公家人，窑主对他们不敢有半点得罪。你送他们一个，他们在一个方便处拿公家的钱赏你一百个；你舍不得这一个，他们随便捏你个错，你赔出一百个还不一定算拉倒。窑主算得过这个账来。公家人来了，窑主不等他们藏头露尾地提到小五，说出“据群众反映”之类的话，就安排酒肉把他们的嘴占了，临走时再给他们捎上一些。必要时，窑主当下就摸出腰间的钥匙，打开身后那个铁柜，从里面摸出一叠送人。

若顺头在账房里床上躺着，已经醒了，见主子开保险柜，并看见柜里砖块似的票子，就悄悄起身，到外面去了。他来到代销店。这里他晚间不得进来，白天来是无妨的。平日代销店里顾客

不多，这会儿只有小五一个人，她靠着柜台，把货架上的五香瓜子拿来嗑。跷着的细白手指捏了瓜子，送进鲜红的唇里，贝样的牙轻轻一合，一个小仁儿就迫不及待地出来，贴热舌头去了。见顺头进来，她不再嗑瓜子，招呼一声：“来啦！”

顺头说：“看看。”

两个人话不接头。

顺头往货架上依次看了火柴烟卷电筒，还看了罐头烧酒月饼，趁小五侧过身时，把目光停留在这女售货员身上。他想象不出这有些纤弱的售货员晚间是一副什么样子，越是想象不出，他越愿意想。好在妩媚生动的佐证就在面前，他的想象大致不会错得太远。想象的结果，他不得不偏向女售货员一方，眼睛里渐渐有些温柔了。

小五不回头，也觉出窑主的镖师在看她。她也想到晚间，她和窑主在床上作雀儿打架时，这勇武有头脑的年轻人并不曾睡去，一切都瞒不过他，恐怕连细节也瞒不过。她仿佛被镖师的目光剥着，剥到新方式的施行处，浑身有些不自在，不知如何是好。这种不自在片刻间也就过去了，“瞒不过又怎样，我还不想瞒呢！”小五这会儿的心情又该是“索性”二字值班，回过头来对镖师一笑，说：“需要什么，你自己拿吧。”

这回轮到顺头不自在，他的剽悍可以抵御强人，要抵御这样的笑不大容易做到，脸同耳廓全红了，说：“不需要，不需要……”

小五对镖师的窘态作了一个估计，在人生那个事情的经验上有些小瞧他了，抓过一袋瓜子，扔在他面前的台面上，让他吃，自己也接着嗑。一片麻灰的瓜子皮粘在湿唇上，她用下唇抿住，

吐得飞出好远。

顺头今天嗑不开瓜子，把一枚香酥的瓜子咬碎了，皮和仁儿不能分离。他的心思不在分离不分离上，说：“小五，我对不起你。”

小五一时不明白镖师这话从何说起，为这严肃人突然说出的严肃话吓住了，目光有些惊惧。若让顺头把严肃话往明白处说，他也难。既然使了窑主的钱，就得对窑主生活各方面加以保护，他的意思让小五知道，有时候他是无奈的，于无奈中帮一个人伤着另一个人，而伤着的另一个人更应得到保护。到后小五明白了镖师的话意。镖师既认为她被人所伤，这一时他便往伤处想，想到受伤处不可弥补，不知不觉中叹了一口气。这叹气留在顺头心上是有些分量的。日后顺头往代销店去得多些，不只是“看看”，遇着上货便上货，柜台坏了，他马上帮着修好。去赢得那个笑，或那个叹气，他有的是力气和耐心。有时他也叹一口气，小五不知他为何叹气。他的回答是又加了一个叹气。

除此以外，顺头对窑主的护卫可是更尽心了。人们看到，只要窑主出了账房，无论去自由市场，去商店，或者去电影院，顺头必定步步相随。顺头刀枪剑棍都来得，可他随窑主出门时什么器械也不带，只松松散散地提着两只手。窑主让人给他特制了一把钢口极好的匕首，他说用不着，从不佩带。若有人接近窑主，他对这人略加审视时，目光也不凶狠，还有几分和气。越是这样，人们越是感到窑主身边那个生铁般的存在，恭维窑主有了新话题，都夸窑主好眼力，找的保镖不错。窑主兴之所至，有时命顺头为市井人蹚几路拳脚，或当众指了一根碗口粗的拴马桩子，让顺头任意发挥。顺头对拴马桩子稍加估量，低头走过去，两腿

成弓步，单掌搭在桩子上。这死树锯成的马桩发出一阵渐大的裂声，看时，上半截已落到地上了。众人看得有些发呆，忘了喝一声彩。窑主连说“对不起”，顺头随他走了。

秋深时，代销店门前的柿叶一树血红。这天午后，顺头捡了两片干净形状好的红叶给小五看。小五接过在鼻上嗅，嗅出一股甜味儿来。接下来顺头正要跟小五讨论这红透美丽落叶其形如心等等，听见那边账房里有吵闹声，赶紧靠过去了。一个黑面妇人死抓住窑主的衣襟撕扯，口里嚷着“不活”、“拼命”之类的话，另一只手往窑主脸上耙，手被窑主捉住时，就改用口水。口水落在窑主脸上，其功用并不比手在脸上耙出血道来差，要论羞辱，口水恐怕还略优一点。妇人大约预先有了设计，且认定血道子来得深刻，不能“深刻”，便更恼怒十倍，连头也用上了，拼力往窑主身上抵。这时正该窑主的保镖上前，断喝一声，把泼辣妇人拖开，拖时使一点暗力，让妇人知道，镖师在此，有话好好说，不得动手动脚。顺头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些犯难，这黑面妇人不是别个，是窑主的老婆。先一时，这妇人也来闹过，顺头上去劝解，妇人骂他是“花钱买来的看家狗”，让他“夹住尾巴滚远点”，弄得他很是难堪。这次如果再上前，必定还要遭骂，他是不愿的。这应了一句老话：英雄无用武之地。

窑主被抵到了墙角，老婆还不放手。窑主说：“躲开，我回去，我跟你回家还不行吗！”

众人哄然笑了。谁都明白，窑主说的回去是尽一回丈夫的责任，因为另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绊脚，他在应尽的责任方面的确疏漏了。

妇人这次不是讨得“一回”就罢，她成心要闹，要问她打算

闹个什么结果，她也说不出，只觉得闹了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村里人。村里人都对她好，她得承情。男人提出跟她离婚，村里人出主意，要窑主出三万块才离。窑主同意了。村里人劝她向窑主要五万。窑主又答应了。这回不离没说的了。村里人都说，不跟他离，给一百万也不离，不能让他有了钱就胡作非为，花儿拣嫩的掐。有人干脆怂恿她给法院递状子，告男人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想讨小老婆。告不告她还要想一想，小老婆这个说法使她心上门开一条缝，凡事有个先入为主，自己先嫁到这家，自然可以做大，那小狐狸就是天仙，也越不过自己去，她今天得让男人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窑主有些急了，骂老婆泼妇，再撒泼就要打。老婆不吃威吓，嚷：“给，你打死我吧，不打死我你就不是人屎做的！”窑主咬了咬牙，一巴掌就把老婆抽倒了。围观的人有些骚动，说不能这样打人，打死了是要偿命的。窑主低了头出门去了。顺头随上。后面的人围猎一样起哄。顺头知道，这起哄也有他一份，头脸出血，身上有些躁。

窑主老婆清醒过来，满地打滚哭嚎。又不哭了，搬一块砖砸保险柜。砸不烂，又哭，边哭边控诉，说窑主当初娶不着老婆，是她可怜他，嫁给他，没想到他开了煤窑有了钱就忘恩负义，如今拿她当猪啃的南瓜，只拿钱填小狐狸那臊眼子。提到小狐狸，她得了新主意，发了发狠，拨开人往代销店跑，代销店的门关着。小五听见账房那边吵闹，早把店门从里面闩死，她对着门破口大骂，骂小五开店是假，开窑子是真，明里卖货，暗里卖肉，骂了好多不堪入耳的话。代销店里静悄悄的，小五一声不吭。

当晚，窑主少不得赔情，在老婆面前做三做四。老婆还没哄

转来，大门外有人咳喉咙知会过，稳稳地进来几个老到人，前面一个手里拄着拐杖。顺头迎上去，问他们干什么的。拄拐杖的反问顺头干什么。显见得两方面都是明知故问。顺头方面，刚才在院子里低头闷坐，一个思路带他走得很远，来人猝然间将他从不太好走的思路上拉回，他担心这些人精窥见他的思路了，得在行为上加以纠正。他立在当门甬道正中，横着眉，俨然是这家的门神了。拄拐杖的不用说是村中族中的长者，当地的风俗，长者的尊严带有一种神圣的宗教意味，不可有一点冒犯。一个花钱雇用的外乡做窑的，胎毛还没褪净，这样不知轻重，连“好狗不拦路，拦路没好狗”都没听说过吗！他把顺头作“拦路的”看，喝顺头让开时当然没有好气。顺头的神情是一切为了窑主的安全，膀子端了端，偏不让开。两方面发生了争执，长者动用了拐杖。拐杖是往头上打的，不知怎么被年轻人轻轻捏在手里了，抬不起，拔不出，僵住了。长者找回尊严的办法是转向大骂窑主，窑主忙不迭跑出来，交替用好坏两种脸面把争执平息。顺头吃的都是坏脸面，样子有些委屈，怏怏地退到一边去了。

长者几个进屋坐定，在一种宗教气氛中，轮番对窑主施行传统的说教，由头自然是窑主不该为一个野女人打了家里人，糟糠之妻不可欺嘛！窑主心里好笑，面子上点头称是。既然跟这些老古董老糊涂讲不清道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讲。他不是没跟小五分开过，分开过好长一段时间呢，可他们全看不见，还热衷于往他身上安，以便劝诫。后来他明白了，事情不那么简单，如果他还是一个土里刨食儿的人，如果他还是穷得连根腰带都买不起，如果他还是在比他大得多的黑面老婆面前俯首帖耳，如果……眼前这些事情恐怕都不会发生，大家相安无事。都是他不

好，谁让他开煤窑赚钱咧！

天晚些时候，窑主照例吩咐摆酒炒菜。几位上年纪的人喝得脸热，话又稠些，说了好多诸如“十年河东转河西”、“留退步宜早不宜迟”之类的话。窑主陪坐着，不吃不喝，也不搭腔。

第二天晚上，顺头的值夜地点又转到代销店门前。他今天不大坐得住，在门前转来转去。

小五昨日受的一场闭门气还未散去，她这个年龄，这样的心胸，不能把受的气自行消化，还团团包在心里，得在另一时向有关或无关的人转嫁出去才好受些。窑主是当然的转嫁对象，众人的唾沫待好把人淹死，还用得着你那丑八怪婆娘上门来作践。没有钩钩儿嘴，别贪磨眼儿食。既然有心于我，就该把夜叉老婆治服了。这算什么，两口子合成个夹板让我钻，我还兴不钻呢！她待窑主未免生硬些，说了一些气话，连“从此一刀两断”的话都说出来了。

往日有过类似情形，小五心里虽已满了，行动上故意拿乔，让窑主百般求她。窑主的灵性不止于做窑，在抚慰女人方面也极为善解人意，就求她，求不成，在一个最佳火候上动了点武。小五作挣扎样子，“好哇，你是强行的，我告你！”“好啦，我就是强行的，你告吧！”两个人能在极乐行为中把这话一直重复下去，谁也不考虑话的意义何在。事情过后，窑主从中体会到小五的一点隐痛，自己的心也痛着了，对小五更加尽心。窑主看出来，小五今日非往日可比，是真的生气了，强求不得。他静默了一会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这话不知给谁听的，自己先听到了，哀伤发颤的声音将他往哀伤深处推动，竟哭了。

小五没想到一个大男人突然就哭了，有些慌，说：“你哭什

么？你有什么委屈的……”问了这些口气很硬的话，她糊里糊涂地鼻子发酸。

窑主说了他的委屈。小五才知道，他的委屈更大些，看来各有烦难，活个人都不容易，既然这样不如死了干净。她长长叹了一口气。

窑主说：“小五，都怪我。”把小五轻轻往怀里拥。小五的念头还在死不死上，有些木然，说：“谁也不怪，是我命不好。”说了这话，一切总算找到归结，实在是莫奈何，喉头有样东西再堵不住，一下子哭出了声。

外面的那个人听见了小五的哭声，突然觉得很累，转不成，靠着树干喘气。夜寒了，天暗得往下压，一直压到树梢头。树上还有些稀疏的叶子，这一片，那一片，墨黑僵硬，全不是白天的模样。他用膀子扛了一下树干，用劲老了些，树大摇，哗哗一阵响，上面的叶子全掉下来了。

入冬时，煤的行情不错，产量却落下来了。窑工说出十八个理由不重样，反正煤不好采取，窑主估计，窑工们是想借机提高工资，这不成，他要下窑看过，把所有的借口都堵上。他下去的时间不短，其间顺头上来为他取过一次干粮。他上来时，却在顺头背上了。顺头泪流满面，说窑主到一处危险地段查看，一块石头落在当顶，窑主就倒下了，得赶紧送医院抢救。

众人在顺头背上看过，窑主头顶开了天窗，两只眼睛成了一成不变的鱼眼，哪里还有救。

窑上一时大乱，能拆运走的东西全被人抢了。窑主老婆并不十分伤心。人告诉她，窑主的死是遭了报应，她相信这话。窑上犯了抢，她也不管，只着人把铁柜拉回家。她知道，男人的钱都

在里头锁着。铁柜打不开。在男人尸身上翻出钥匙，还是打不开。后来请人总算把柜子弄开了，一看里面钱并不多，她才十分伤心地哭了。

小五的代销店也被抢热了手的人捎带着抢了。窑兴它兴，窑损它损，毁了代销店仿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小五没什么可说的，人们觉着好玩儿的是，小五还冲着抢她东西的人一个劲笑。

要论伤心，恐怕数得着顺头，他愁眉苦脸，哀叹不绝。只是偶尔打个寒战，像是冷。这天，他正琢磨怎样让小五跟他走，到他老家去，并让小五知道他也有钱，至于有多少，不能让小五全知道，全知道了她会害怕。忽听人说，小五服了毒，趴在窑主坟上已过去了。

（首发《北京文学》1988年第3期）